

看苏昆新版《西厢记》

刘媛

作者赐稿

-

闻听国家保利剧院在今天十一月份连续演出四天昆曲《西厢记》。宣传时这样说的“绚丽唯美的视觉震撼，昆剧界全明星豪华阵容。重现700年元杂剧精髓，时尚昆曲——《西厢记》”。昆曲在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的数年中的发展确实可观。苏州昆剧院也推出新版《西厢记》在十一月份的“昆剧经典进校园”活动中演出。在北昆把700年的元杂剧精髓变得时尚、绚丽、唯美之时，苏昆也在探寻着自己的道路。怎么让古典高雅的昆曲艺术更好的让现代社会大众喜爱，艺术家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和追求。笔者在看了苏昆《西厢记》之后，由昆曲的唱念做打来看现代昆曲。

唱念做打是戏曲表演的特殊艺术手段，四者有机结合，构成了戏曲表现形式的特点，是戏曲有别于其他舞台艺术的重要标志。唱是戏曲的主要艺术手段之一，学习唱功的第一步是喊嗓、吊嗓，扩大音域、音量、锻炼歌喉的耐力和音色，分别字音的四声阴阳、尖圆清浊、五音四呼，练习咬字、归韵、喷口、润腔等技巧；但唱更重要的则是善于运用声乐技巧来表现人物的性格、感情和精神状态，通过声乐的艺术感染力，表达剧中人的心曲。新版《西厢记》中张君瑞一角的塑造由周雪峰完成。周雪峰是从汪世瑜，得其真传。他嗓音洪亮，扮相俊秀。在《寄柬》中，见红娘送信过来，这时他带有喜色，而又不能在红娘面前表现的太明显，所以唱腔不高亢，带婉转的调子。《佳期》中，张生约莺莺相见，有张生一段独唱。“道是金配香，月影花移疑是玉人来，意孜孜双业眼，急嚷嚷那情怀，倚定门儿待，这一夜愁怎排，青莺黄犬信音乖”这是一段南曲的慢曲子，具体表现为放慢拍子，延缓节奏，以便在旋律进行中运用较多的装饰性花腔，除了通常的一板一眼外，又声调清柔委婉，字音标准，平、上、去、入逐一考究，每唱一个字，注意咬字的头、腹、尾，即吐字、过腔和收音，使音乐布局的空间增大，变化增多，其缠绵婉转、柔曼悠远的特点也愈加突出。待与莺莺相见之后更是二人缠缠绵绵的似低声细语的唱腔。张生这个小生柔情一面将其表现出来。直到老妇人叫红娘去请张生他还是娓娓唱到“小生惶恐，如何去见老夫人”最后，以红娘的高唱凯歌结束：“来时节画堂箫鼓

鸣春昼，列着一对儿鸾交凤友，那其间才受你说媒红，方吃你谢亲酒。”

念白与唱互相补充、配合，也是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重要艺术手段。演员从小练基本功，念白也是必修课之一。戏曲念白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，即韵白和散白，都是经过艺术提炼的语言，具有节奏感和音乐性，铿锵悦耳，与唱相互协调。

《拷红》中，以红娘估计老夫人怎样拷问，自己怎样回答，为后面她对老夫人的大段辩白作引子。在演出时，红娘还模仿老夫人的嘴脸和声口，引起观众的哄堂大笑，收到很好的舞台效果。红娘跟老夫人的正面冲突后，红娘采取的是摆事实、说道理，先让一步、后发制人的策略。在老夫人气势汹汹，大兴问罪之师时，红娘模仿张生的声口，指责老夫人恩将仇报，从这个事实看，莺张的私自会合，都由老夫人赖婚引起，跟红娘无关。红娘说：我陪小姐去看张生的病，是想叫他针灸服药，想不到他们私自成亲已一个多月。莺张的结合，出于双方自愿，即“一双心意两相投”，不是由于红娘的拉拢。红娘巧妙地把老夫人责问她的话头一步步引到莺莺、张生方面来，摆脱了自己的被动处境，又进一步奚落了老夫人。莺莺张生私自结合已一个多月，她还被蒙在鼓里，使这个一向自以为治家严谨、大权在握的人物，反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，斗争形势就向有利于红娘的方向转化。红娘先让一步，后发制人，语调痛快淋漓，又带三分幽默。红娘还跟老夫人说道理：红娘一面指出夫人的失信失策，一面又向她指明利害，尤其是指出事情张扬之后将败坏相国家谱，击中她的要害，使她不得不认输。红娘的这一系列的与老夫人辩白的表演可谓酣畅淋漓的，节奏和音乐以及台词的配合恰到好处。我们喜欢《拷红》这一节很大的一个原因大概就是这些念白与唱的有机结合上面，唱的缓，念的快，这是较为直观的感受，带来的抑扬顿挫的美享受。

做功泛指表演技巧，一般又特指舞蹈化的形体动作，是戏曲有别于其他表演艺术的主要标志之一。演员在创作角色时，手、眼、身、步各有多种程式，髯口、翎子、甩发、水袖也各有多种技法，灵活运用这些程式化的舞蹈语汇，以突出人物性格、年龄、身份上的特点，并使自己塑造的艺术形象更成功。做并不是纯技术性表演，而是各具特点的内涵与表象，一举手，一投足，既有内心的体验，又能通过外形加以表现，内外交融，得心应手，全为塑造形象服务。这在《跳墙着棋》中张崔二人一明一暗的表演中凸现这做功之巧妙之处。

张生躲在暗处，莺莺与红娘下棋逗趣她似的偷棋换子，玉指轻快快拿一棋子换了位置，张生在暗处看到，指指棋盘再指指莺莺，这一切也就全部明了，红娘找到重摆的棋子，莺莺却又再偷棋入手，张生又再提醒红娘。这来来回回，实是当今打情骂俏还不及，唱词不多，全凭各演员眼力，身手的表演。不免引观众欢喜。许多看过该剧的同学惊于红娘的美，我却惊于她双眼的灵动，这是她表演的一个十分出彩的点。眼睛里面有料，这就是所谓。把剧中人的内心世界表现出来还不行，还有在更夸张的表演，高与生活的内容。她左右迅速的转动着双眼，这就是一种很戏剧化的表演手法。一个俏皮的很有鬼点子的深谙实事的丫环形象。

打是戏曲形体动作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传统武术的舞蹈化，也是生活中格斗场面的高度艺术提炼。一般分为把子功和毯子功两大类。不仅要有深厚的功底，而且还必须善于运用这些难度极高的技巧，准确地展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神情气质。从字面的打来看，在这几出的表演中，算得上打的就是在《拷红》中老夫人对红娘下的那几下“毒手”了。老夫人打得毫不顾忌情面，棒子在红娘身前身后狠敲四下，唱念当中还不忘回头又是一下，只听得红娘阿呀呀叫唤。一时还在编谎话“实是烧香”刚一出口老夫人又再举棒打在头上，红娘说着手不经意的摊开，又被老夫人看到打在上， “打死你个小贱人！”这下夫人唱词既出，棒也横在空中却是没下得去手，心中那个恨呀，退退几步，一上步又是一棒。逼得红娘实话实说了。怎一个恶毒的老太婆一个可怜的红娘哦。

编者按：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